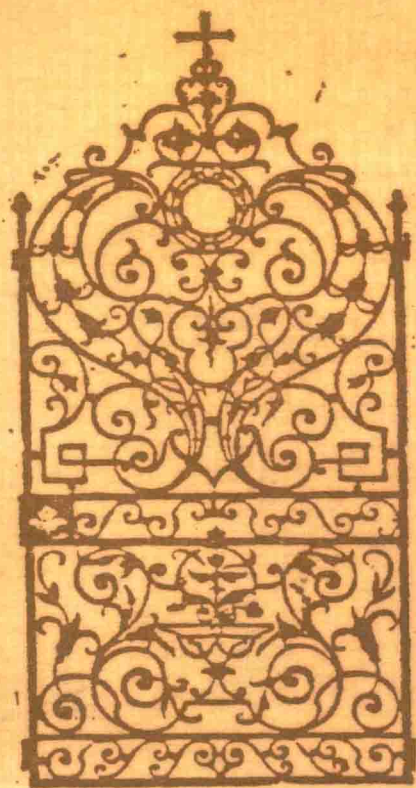




克拉林 著

庭长夫人

下



庭长夫人

下

〔西班牙〕克拉林 著

唐民权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第十八章

〔贝图斯塔大雨如注。大家各忙其事。金塔纳尔和弗里希利斯仍冒雨外出打猎。德帕斯和梅西亚都认为自己在征服庭长夫人的问题上没有进展，感到失望。

安娜终于同意去堂娜佩特罗尼拉家与堂费尔明会面。〕

一块块乌云，宽得象石碑似的，从西边铺天盖地而来，撞碎在科尔芬山巅上，化作雨水，降落在贝图斯塔的大地上。那雨有时风驰电掣，斜冲下来，犹如狂怒的鞭子、圣经的惩罚；有时慢慢悠悠，稳稳当当，宛如天上垂落的细丝。这堆云过去，那堆云又来，接着又是一堆，仿佛就是先前那堆，它环球一周，又来与科尔芬山相撞。蕈状的大地贫瘠的如约伯的骨头^①；山头那没精打采、状如灰色禽鸟顶饰的雾霭，任凭懒散的微风吹来吹去；光秃、麻木的原野一直向远方延伸开去，那静止不动的状态，活象一具被浪头抛上岸边的遇难者的尸体。石头忍受着的注定要被无休止的雨水穿透的哀愁就是谷地与山峦无声的表白；僵死的大自然似乎在等待着雨水毁灭它那无用的躯体。远处，大教堂的塔楼立在阴沉的雨帘中，仿佛被淹没的桅杆。在那默默无声的痛苦中，原野的悲哀是可以忍受且富有诗意的，而那个屋顶裂

① 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二章第六——十三节。

缝、墙壁渗透着肮脏潮气的阴郁的城市，其悲哀就使人觉得下贱、恶心了，它就象穷光蛋单调的歌声一样难听，叫人心烦。这种悲哀引不起伤感，只能叫人讨厌。弗里希利斯喜欢到旷野上去淋雨。他带着金塔纳尔远离贝图斯塔，跑到海边，跑到帕洛马雷斯和罗卡·塔哈达偏僻的草原和海滨沼泽地。他们在山间和平原上奔走，在森林密布的山岗上捕捉石鸡和丘鹑，在荒凉的平原上追捕哀鸣的石鸽、大群的棕鸟、河鸟、海鸭和敏捷但令人讨厌的黑鱼群。堂维克托出外远足都得到了妻子的允许。天一亮他就乘邮政车出发，一个小时后便到了罗卡·塔哈达，晚上十点他们才浑身透湿的，扛着各种猎物悄悄地回到贝图斯塔。在帕洛马雷斯原野上，堂维克托常常想着剧院：“火车要是提前两小时开就好了！”弗里希利斯什么都不想，他就喜欢在凄凉但快活的僻静地方打猎，喜欢呆在外面，对这种生活谁也没有他的感情深。金塔纳尔对打猎和喜剧都同样喜欢。弗里希利斯一到剧院里就心烦，就伤风。他怕那里面的空气，认为呆在无门的旷野上更保险。

克雷斯波的爱好的明确又根深蒂固，他爱的就是大自然。金塔纳尔已经到了暮年，却还不清楚“他的目的地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这是他用浪漫主义时期的语言说的话，他身上还保留着这种怪癖。前庭长是个耳软心活的老实人，总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变得很快。他自以为很有魄力，经常在家里使用命令式的语言，好象在颁布市政府的法令。其实，他只不过是一块任人揉来捏去的面团。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说法：虽然他很勇敢，但一直没有机会显示其对抗异己意志的勇气。他以为家里的人都秉承他的意志办事，可到头来却发现总是自己顺着人家的心意干。倘若安娜·奥索雷斯是个专横的女人，那堂维克托

恐怕早就变成了可怜的奴隶。亏得庭长夫人听任这个忠厚的丈夫沉溺在他那变化无常的怪癖之中，只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不受他的影响。金塔纳尔大吹大擂地宣布的那项快快活活消遣和热闹的活动计划只完成了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妻子觉得还不错。假如她还是想闭门不出，重新回到幻想中去，堂维克托尔尽管曾保证、甚至发誓决不让步，但到头来还得步步认输。他竭力使自己的让步显得体面，就摆出谦让的样子，在没人的时候大着胆子嘟哝两句，以为这样就保住了作为男子汉和一家之主的面子。佣人们常把意志强加给他，他竟毫无察觉。他甚至在餐厅里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他是个地道的阿拉贡人，爱吃浓味菜、烈性酒和古典式盛筵，现在竟不知不觉地渐渐从自己的爱好上退了下来，浓味菜烈性酒吃得比以前少多了，吃的几乎都是他妻子喜欢的徒有样子而无营养价值的东西。这并不是安尼塔的主意，而是那些女厨子们想要讨女主人的欢心，因为从她身上她们看到的是一种庄重的意志，而那个老爷在她们眼里只是一个爱用她们听不懂又烦人的说教教训她们的说教者。人们发现就连金塔纳尔的言谈举止也缺乏个性。他说出来的话就象他刚刚读过的报纸或书上的语言一样，那措词、语调及其修辞似乎有那么点独特的意味，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昔日的爱好和职业留下来的一点点痕迹罢了。有时，他说话就象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家里也常用法律术语，这是法官职务在他身上唯一保留下来的东西。他在职业和爱好上的矛盾使他多次丧失个性和决心。如果说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干点什么的话，那肯定就是为了做一名走乡串镇的喜剧演员，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做个家庭戏剧的业余演员。如果社会是一个为维持生活，维持一个喜剧业余演员生活的竞争激烈的场所的话，那么金塔纳尔先生肯定会做一辈

子喜剧演员，而且据他自己说，他的表演也会达到那些象货郎似的跑遍全省各个城市的男主角的水平。

但是，堂维克托明白，喜剧演员在西班牙不是靠体面的工作生活，而是在专业喜剧演员剧团里丢人现眼地向观众献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明白，他需要组织一个家庭，便违心地进了司法界。他希望走运，他家里人也盼他青云直上。在他觉得还能够以全副精力按照角色的要求演出《萨拉迈阿村长》的时候，他就当上了地区法院的法官和格拉纳达法庭的庭长。然而他却感到苦恼。他知道法官是个美差，责任重大，但他……“首先是个艺术家”。他讨厌诉讼案件，喜爱演戏，却又不能体体面面地去当演员，这便是他精神上的苦恼。假如演喜剧对他来说是合法的话，也许他这辈子就不会干别的事了。但是，尊严和其他许多重大的考虑不允许他这么做。为了安慰心中的苦恼，他就想方设法去找别的合乎自己心意的爱好。于是，他爱上了打猎、植物、发明、木工活和哲学。他这些爱好有的应归功于他的朋友弗里希利斯，有的则是他一时兴起养成的。

经过多年的亲密相处，弗里希利斯尽了最大的可能使他亲爱的堂维克托·金塔纳尔有了与自己相似的爱好和习性。金塔纳尔摆脱了愚昧的家庭奴隶的地位，却又进入了托马斯·克雷波文明独裁的政权之中，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象爱他亲爱的安尼塔那样爱他的这个心肝。他俩之间的好感是出自共同的爱好：打猎。但是在以前，这个阿拉贡人还把打猎看成是原始人的一种运动哩。他虽然打猎，却分不清石鸡、野兔和家兔的区别。弗里希利斯在打猎中研究动物和植物，还象自然哲学家似的进行思索。他话不多，到了旷野上就更少开口。也不爱争论，喜欢简洁明了地亮出自己的见解，不在乎是否能说服听者。就这样，弗里

希利斯自然哲学的影响便如洪水般注入了金塔纳尔的灵魂中，也就是说，金塔纳尔不知不觉地渐渐变成了那个被贝图斯塔人称为疯子傻子的“好人”的脑子的附庸。

弗里希利斯不在乎同乡们的议论，怜悯他们的精神贫困。“人类虽恶，但责任不在他们。Oidium^①吸吮葡萄的汁液，玉米钻心虫糟蹋玉米、土豆，牛和猪有它们的瘟疫。贝图斯塔人的Oidium是嫉妒，他们的钻心虫是愚昧，所以，他们是没有责任的。”弗里希利斯原谅了他们所有堕落的行为，宽恕了他们所有的罪孽，他避开了这种堕落和罪孽的传染，并想方设法使他所喜欢的为数极少的几个人从中解脱出来。他很少串门，但常去参观别人的花园。他具有丰富的园艺学知识和熟练的栽培花木的技艺，从而使他成了本城所有公园及花园的权威。他对科鲁赫多侯爵花园里的每一片叶子都了如指掌，曾为维加亚纳家的园子栽过树木，偶尔，也去看看堂娜佩特罗尼拉的英式花园。但是，他却没见过那位“君士坦丁大帝”，那位主教大妈，也从未进过堂娜鲁菲纳的小会客厅，和科鲁赫多侯爵的交往还不如他去俱乐部的时候多。他跟那些花匠倒是相处得蛮好。那个拿人开心的所谓“圣马丁小阳春”过去后，一开始下冬雨，弗里希利斯就只好在贝图斯塔的压迫下听着自己花和树的呼吁度日了。

金塔纳尔裹着猎装跟在他后面已经困得要命。弗里希利斯没少笑话他这件衣服，可他自己呢，不管在山上还是在城里总穿那件衣服、那双底子结实的加固白鞋。他登上三等车厢，坐在那些愉快爽朗、面色红润的农民中间。金塔纳尔打着瞌睡，脑袋不时撞在硬梆梆的木板上。弗里希利斯不是请别人就是接过别

① 拉丁语，一种害虫。

人递过来的粗大雪茄。他比在贝图斯塔的时候要健谈得多。他有说有笑的，爽快地跟那些乡下人谈今年的收成和去年的暴雨。如果交谈变成了争论，他就板起面孔不再听他们的谈话，而去欣赏他始终喜欢并且了如指掌的眼下不免显得凄凉的原野。

安娜真羡慕丈夫躲开贝图斯塔，远离那些叫雨水弄脏的黑色瓦屋顶，到偏僻的山里和海滨沼泽地去淋雨的福气。

“唉，是啊！她在寻觅一条保险的道德之路设法拯救自己的灵魂。不过，她要是在称得上诗情画意的动人场合向这些宗教界的显贵敞开自己的心扉就好了！恩西马达区阴郁沉闷；石墙透湿，木头被虫蛀；街道狭窄，满是野草——在原野上这些小草令人心旷神怡，而在这里却成了荒凉的象征；从房檐上滴下的雨水不断地溅到尖尖的鹅卵石上，发出永无休止的有节奏而单调的响声。在这种地方要提高到造物主的思想高度去赞美它的创造实在太难了！……”

庭长夫人不明白维西塔雄为什么象往常那样笑容可掬、快快乐活、出东家进西家地来回串门，也不怕雨水和街上的淤泥……她根本没去想下雨不下雨，也不管老天是蓝色披风还是一块裹尸布。对维西塔来说，天气好坏全一样。她才不想这些事呢，而只把它当作她礼节性拜访中寒暄的内容而已。

这位银行职员太太象一只白鹌鹑似的在石头上蹦来蹦去，躲闪着水坑，顺便还露出穿着一双还算漂亮的鞋的脚和不很干净的衬裙，有时，还有配得上高级袜子的小腿肚子。同样，雨也未能捆住奥夫杜利亚的手脚把她关在家里。她也是那么快活，那么活跃地冒着倾盆大雨，从这家串到那家，要是有一滴冒失的雨点沾湿了她微微颤动的脖子，她就放声大笑。她衬裙巧妙的晃动很引人注目。它如白鼬似的灵巧地躲闪着路上的烂泥，使

唯灵论的考古家贝尔穆德斯心醉的沙沙作响的荷兰泡泡纱裙子上绣织的雪花、图案和叶状花饰依然保持原有的洁净。

安娜怀着痛苦和近乎嫉妒的心情发觉贝图斯塔人一般都不费多大气力就忍受了那种海底生活；他们要在这种生活中度过大部分秋天、绝大部分冬天和几乎整个春天。他们各找各的地方，而且看起来，他们的高兴劲儿并不亚于跑到海滨原野上痛痛快快淋雨的弗里希利斯。

一下雨，维加亚纳侯爵夫人就晚起床。她的床上装有抗寒设施。她裹在被子里读极地游记和叙述猎熊以及其他一些故事发生在俄国或至少发生在德国北部的小说，感到说不出的惬意。把她在被窝里享受到的温暖和舒适与小说中那些主人公所经受的严寒及他们在地球上的长途跋涉进行对比，是堂娜鲁菲纳每年年终最大的快事。听着窗外的雨猛烈地敲打玻璃，心里就怜悯哪个在冰雪中迷失方向的孩子……对一个象侯爵夫人这样热心肠的人来说是多么开心啊！

“我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对歪着头听她说话、嘴巴笑得咧到耳根儿的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说，“我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就是说，我不喜欢多愁善感……但是，我在小说中读到某些事情就感到很亲切……心就软了……就禁不住流泪……不过，我并不夸耀这些。”

“这就是圣特雷莎说的眼泪的美德，夫人。”考古家说。他叹了口气，仿佛在锁那个多愁善感的秘密抽屉。

侯爵在于着猫通常在一月份干的那种事情。在贝图斯塔有一段时间看不见他的人影，他说他在准备有关选举的事宜。但是，他的密友们酒足饭饱之后，在忏悔的时刻，曾私下听他说过，对他来说，寒冷是最好的春药。“就是海贝也不能在我身上产生

雨雪的那种功效。”因为他的那种活动全是在乡下进行，所以，这个好样儿的维加亚纳得冒着风雨在淤泥与冰雪中乘车去各个村庄。对这种堕落的行径总是给予宽恕的堂卡耶塔诺·里帕米兰俏皮地说，这就是他的选举准备工作：为自己遥远的未来捞取选票。

每逢雨季，侯爵夫人的聚谈会就有了生机。那些享有令人羡慕和值得羡慕的殊遇，有权进入那间清香宜人的暖室的人，感激暴雨给了他们天天晚上得以光顾堂娜鲁菲纳会客厅的借口。否则，他们干什么好呢？他们还能上哪儿去呢？壁炉里燃烧着侯爵领地内的百年老树。封地里的橡树在碳化过程中发出庄严的咝咝声。人们烤着火，谈话的内容出乎特里封·卡尔门内斯的预料，他们并不象诗人所想的那样，按照领主深宅大院里的规矩，讲述古老的神话，而是在那里议论整个世界，编造新的谣言，对不拘礼节的表白和性爱津津乐道。贝尔穆德斯说：“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缺乏理想、毫无诗意装饰的历史时刻的一个特点。”侯爵夫人的客厅不大，家具摆设倒不少，客人们都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紧紧挤在一起，不这样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谁还去想那暴雨呢？

在贝图斯塔，更多的是二流聚谈会。在这种聚谈会上，人们受潮湿的刺激，显得更加兴奋，每个人都去自己通常去的地方。那里什么都可以听到，比如，可以听到“每周光顾一次维西塔的客厅为其捧场的客人”进门厅时的喧闹声，也可以听到躲在雨伞下的那些客人的大笑声和玩笑声，从铁皮曲管涌流出的雨水打在雨伞上的啪啪声……大家都不把雨放在心上，只想着抓彩和猜谜的奇妙乐趣。

至于“贝图斯塔的虔诚派”（《圣旗报》语）由于他们要进行一

系列的九日祭，所以老天爷就天天下雨。雨季一到，所有的人都成了虔诚派，就连“耶稣受难节”的会友、一些在耶稣受难周里也敢跑到饭馆里吃肉的不可救药的家伙也上了教堂，尽管他们到那儿是去批评那些说教者和瞧瞧姑娘们。贝图斯塔这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从参加人数不多的晚祷九日祭和参加人数最多的圣心会九日祭开始，到最有名的悲伤圣母九日祭和在鲜花盛开的五月进行的稍为逊色的圣母九日祭为止一直不停。除了上述各种九日祭，虔诚的人们在诸如复活节和四旬斋，特别是在法院主持的布道演说这些引人注目的庄严时候，还有许多赞美上帝及其圣徒的机会。据卡尔门内斯说，由地区当局付钱的这些布道演说在那个神圣和沉思的季节的每个礼拜五都要举行。

雨季大大妨碍了堂费尔明温文尔雅地为他亲爱的女友制定的医治心灵的计划的实施。安娜讨厌淤泥和潮湿；又湿又脏的街道那冷落景象刺激着她的神经，她几乎不出奥索雷斯阴暗老宅的大门。十一月底之前，她又做过两次忏悔，但她还没有拿定主意去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讲经师也没敢向她提起那个约会。“君士坦丁大帝”已从她亲爱的和敬佩的、眼下常去拜访她的德帕斯那里得知，堂娜安娜想在她领导和资助的圣事和她经手的众多慈善事业方面助她一臂之力。

“那位绝顶漂亮的天使什么时候到这儿来呢？”主教大妈的问话完全是九日祭的风格，充满了难懂的最高级形容词。

那些在“君士坦丁大帝”府中充当会计，被里帕米兰称为“选举教皇秘密会议”成员的女教徒都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焦急心情和下作的好奇心盼着那个新伙伴的到来，因为安娜的年轻和美貌会给她们那以耶稣的名义为耶稣拯救世界的虔诚而复杂的事业带来很高的声誉。而这个主意正是这些象胸甲骑兵似的准

备战斗的女信徒提出来的。

然而，不知为什么，安娜一想到要去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心里就生出一种模模糊糊的厌恶感。她觉得还是去教堂见讲经师为好。在教堂里她能够获得必要的宗教热情去忏悔自己的丑恶思想和危险欲望。讲经师开始焦躁了：庭长夫人并没有上坡，仍旧抱着她那些危险的泛神论的渴望不放。他对她的渴望就是这样看的。她坚持认为，世俗演出使她产生的亲切感就是虔诚，并坦率地表示，那些宗教读物可能使她产生非天主教的想法，或至少不利于坚定信仰的目标，而这正是讲经师为脚踏实地地迈出一步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在另外一些时候，虔诚的读物又使她陷入忧郁，感到发昏，或者使她头脑木然，象个傻子。至于祈祷，安娜说背诵祈祷词毫无意义，叫人心烦、冒火。为了记住那些话，她反复地背诵，可没等心中升起宗教热情，她就已经感到恶心了……

“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哪有这样诵读祷文的。”讲经师说，“祷词我们以后再说，在目前这个阶段，您以前的虔诚已经足够了。”

尽管他害怕安娜陷入幻想的危险中，但为了不失去眼下的有利势头，他不得不随她沉溺在自发的一时冲动的虔诚感情中。她这种感情不知从何而来，恐怕随便哪个与宗教思想没有任何联系的事件都会使她产生这种感情。

他生怕自己心中那炽烈的感情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便改变了当初那个温文尔雅的计划，而代之以他在安娜的花园凉棚下制定的另一个计划，这计划同他对忏悔人通常实施的办法更为接近。但是，堂费尔明认为有必要恢复温柔的态度，让他的女友本能地作出更艰苦的努力去争取幸福，赢得感情和高尚

思想的宝库。这一系列放松的措施，推迟了他成功的时间，但是，却使得他在安娜的眼里显得更加和蔼可亲。他的话含糊其辞，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她却认为这是真挚的虔诚。堂费尔明认为她不会变成一个遮遮掩掩的偶像崇拜者。不，他是不会受泛神论的引诱的，尽管这种泛神论与他女友的泛神论非常相似。

有一点他深信不疑，就是信仰的美一定会在象安娜这样的女人身上产生有益和深刻的影响，只要安娜哪天因为神经兴奋而注意到这种美，并且产生出虔诚的感觉，这种影响就会在她身上表现出来，因为精明的忏悔师对她犯病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

当她重新对他谈起自己的厌倦和那下个不停的象傻瓜似的雨时，他就再次对她说：

“到教堂来吧，我的孩子。来吧，不是来祈祷，而是到我们尊贵的教堂里来进行幻想。您可以一边思索，一边倾听风琴奏出的音乐，呼吸主祭坛上香火的气息，看着无数跳跃、闪烁的烛光，感受它们的温暖，观赏高高的拱顶、匀称的柱子以及五颜六色的玻璃上柔和、神秘、富有诗意的绘画……”

这一番夏多布里昂式的花言巧语连堂费尔明自己都觉得有点乏味；他一向认为，称颂宗教的外在美是对教义神圣性的亵渎。不过，他很会强打精神去随机应变，此外，能经常在大教堂、圣维森特修道院讲座的日子和教义问答会见到他的女友，也是一件快事，尽管他不愿这样想。她会在那里看见他成功地表现自己的才华、学识和自然朴实的典雅风度。

可是，安娜越来越讨厌出门。她对潮湿望而生畏，白天晚上都裹着大披巾，呆在冷清餐厅里的特大壁炉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堂维克托在家呆不住。他不去打猎，在家也是进进出出，几乎在书房里就坐不下来。她真有点怕他。他正在制作或改进机器，其

中有几件器械在性能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毛病，这使他大为恼火，怒气冲冲。书桌上摆着这种钢木器械，上面满是光荣的灰尘。这些顽皮器械就以这种姿态期待着堂维克托“认真”地学习一下数学，学习一下各种数学；学习的任务拖到今天完全是佩拉莱斯剧团的过错。金塔纳尔一看见那些喜欢挖苦人的玩具当面对笑话他，就感到有点难为情，尽量不去书房，连写信都不在那里写。此外，那里还杂乱无章地堆着他收集的植物、矿物和昆虫。要把那堆野草和昆虫重新分类可是个艰巨的工程，他才懒得干这种费劲的事哩。而这正是他总不愿意回家的一个原因。他到俱乐部去参加辩论、下棋，还四处串门，反正找点事做，省得呆在家里心烦。“这更好。”安娜下意识地这样想。最初她很尊重和敬重堂维克托，甚至凡是他需要的她也都喜欢，但后来她渐渐觉得他越来越令人乏味了。他对她的每一次阻挠都打乱了她虔诚生活的计划。安娜一点一滴地在脑子里积累着虔诚，准备天一转好就去做一个讲经师所要求的那种信女。当她想着那个抽象的丈夫时，一切都很好。她知道她的职责就是爱他，照顾他，对他百依百顺。可是，一见到满脑子鸡毛蒜皮，整天忙于琐事，对最微不足道的、应弃之脑后的小事充满自然热情的金塔纳尔先生，一见到他歪系着黑丝领带结、手脚不闲、举止活泼的样儿，她就暗自怨恨。她对他没有办法，只好强忍着。这种怨恨是不理智的，但一时又难以消除。她责怪整个世界，为什么如此荒唐地把她和这样一个男人永远地结合在一起。堂维克托向仆人们下达了一连串古怪的命令，吩咐完他不在家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便丢下敞开的门扬长而去。当安娜独自一人的时候，她便靠在默默无声的饰有烟色石膏像的壁炉旁。她想继续进行虔诚的基本训练，为贞洁的生活作准备。她发现自己信仰的感情工厂全都淹

没在醋汁之中，就认为自己的一切忍耐纯属虚伪。

“啊！不！不！我成不了好女人！我不会做好女人；我不能原谅别人的缺点，否则我就无法忍受。这个男人和这个地方使我的生活变得如此平淡、凄凉。不管堂费尔明怎么说，想腾飞就得有翅膀、空气……”这些想法有时把她带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以致堂阿尔瓦罗向她表白感情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她的眼前；在万圣节那个值得纪念的下午，那个潇洒的花花公子就把他那富有诗意的感官表达出来的亲切动人、极其甜蜜的这种感情通过目光牢牢地扎进了她的心房。安娜站起身，大步在餐厅里走动起来。她用紧裹在身上的大披巾遮住头，绕过椭圆形桌子，最后停在阳台的玻璃窗前，将额头靠在窗上。接着她走出餐厅，穿过冷清的女客厅、走廊和玻璃画廊，进了小客厅。在那里，她还是头靠着玻璃，圆睁着眼睛，失神地盯着光秃秃的美洲栗树枝和高傲挺拔的桉树。那桉树上长满了又长又硬的叶子，绿得象乌拉圭茶的颜色，树叶抖动，发出飒飒的响声。要是雨不大，弗里希利斯就常到那儿来，他在花园里呆的时间比金塔纳尔在家呆的时间还要长。安娜终于看见了他。“他是她痛苦的青年时代、被奴役的悲惨时期的唯一朋友，而现在，她几乎是在恨他。是他让她结了婚，如今他竟毫无内疚之感，也根本不考虑自己干的那件蠢事，只想着他那些树。他修剪树枝毫不留情。进行嫁接，也从不同他们商量，总是一意孤行，根本不管他们是否喜欢那些切口和接穗……”“她想到那个男人过去是那么聪明、那么和蔼，可现在……却变成了一台农业机器、一把剪刀和一台收割机。在贝图斯塔谁都逃脱不了粗鄙的下场。”

弗里希利斯要是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亲爱的安娜，便向她微笑致意，接着又俯下身去忙他的活。他踩碎蜗牛，剪掉不合时宜

的嫩枝，加固支架，随后，拖着那双套着白鞋的脚，踏着潮湿的沙径继续朝前走去……安娜目送着他那顶始终是灰色的圆软帽、那条永远搭在脖子上的方格呢围巾、那件褐色猎装和那条不肥不瘦、不新不旧、黑底色上红绿相间的隐花呢料裤子，消失在树丛中。

银行职员太太和小侯爵常来探望庭长夫人。帕科钦佩安娜勇敢的耐性，他不明白他崇拜的偶像堂阿尔瓦罗为什么迟迟不能征服她的心，如果已经征服了她的意志，又为什么没能征服她的贞操。

“她爱上了你，这我敢肯定。”在俱乐部快要关门，里面只剩下守夜人的时候，帕科对梅西亚这样说。

他们坐在一张桌布精致、洁白的独脚小圆桌旁吃着晚饭，每人旁边放着半瓶波尔多红酒，已经到了讲心里话的火候。梅西亚忧心忡忡，怀着无尽的愁思慢慢地喝着酒。不信教的人也有他们自己愁思的方式。他没精打采地低着他那淡黄色的漂亮的头，看上去比平时略微老了一点。他默默地吃着喝着。帕科嘴里塞得满满的，但样子并不粗鲁，倒近乎文雅，他边吃边说，双眸生辉，两颊火红，帽子也歪到后脑勺上。

“她爱上了你，这我敢肯定。可你……你倒和那几次不一样了……你好象很怕她，一直不愿意跟我一起上她家……即使堂维克托总不在家，老是跟那个迷信招魂术的弗里希利斯到山上去。”

帕科认为弗里希利斯迷信招魂术，这也是贝图斯塔很普遍的看法。

“这事在她家不会有任何进展。她是个少见的女人……有癖病……得把她琢磨透。你别打扰我。”

他认为自己已经失败了，但又不愿意承认。他坚信安娜已投入讲经师的怀抱。他不想再谈下去。此刻向帕科求救他觉得丢脸，几个月前，他曾向小侯爵提过这样的要求。可小侯爵并没发觉跟他谈这件事，为他进攻和突袭那个要塞出谋划策，就等于在叫他受罪。“他梅西亚什么时候向别人这样求救过？他又什么时候允许过哪个人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时间去征服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就让他丢了这样的脸！维西塔虽然不露声色，其实还不知道在怎样笑话他呢！就是帕科，他又会怎么想呢？啊，庭长夫人啊，庭长夫人，我如果最终征服了你……到那时再跟你算总账！”但是，他已经没有希望征服她了，他正在拼命地挣扎。他一有工夫就骑上那匹漂亮的纯西班牙种的白马，在新广场上来回遛达，有几次他在那个街角看见了金塔纳尔夫人站在玻璃窗后，和蔼而恬静地跟他打招呼。但是，那匹马并不象他以为的那样是个护身符，因为那个下午的情景再没有出现过。“是啊，我害怕的就是我没能抓住的那一刻。”他怀着坚不可摧的信念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抓住另一个时刻，向她发动野蛮的突然进攻，而这种机会非常难得，几乎不可能。然而，就是这也不能使他的情欲和自尊心得到满足，只会是一次转瞬即逝的欢快和一次报复……何况这种事又几乎不可能。他很少敢去拜访庭长夫人，因为如果堂维克托不在家，她就不接待他，反之，如果男主人在家，堂阿尔瓦罗就总是受到金塔纳尔热情的拥抱。就象堂维克托说的那样，他越来越喜欢这个衣着时髦的美男子了。尊贵的堂阿尔瓦罗要是在风俗喜剧中扮演个男主角就太有派头了！可是，既然舞台吸引不了他，那为什么他不到国会里去当个议员呢？梅西亚生来是干大事的，怎么能当个区区的蛇头，在一个二流省城，做一个从不当政的党的头头，真是太屈才了。